

---

凝視的那面海上

成果報告書

陳昱清 - 旅行時間：7/14~7/28

---





## 旅行計畫

台灣四面環海，而南投是唯一的不靠海的城市，海洋照理應當與我們的生命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但是，以我為例，基本上都是為了散散心、休閒才會去到海邊的，我們與海洋的連結因為中國的緣故，因此對於海洋的控制極為嚴格。

計畫開始前的構思是，想要尋找自己能不能試著以“政治”性的觀點來思考台灣的海洋文化，概念是，台灣四面環海，漢人的移入是由西邊進入、牡丹社事件則是發生在島的南方，北方曾經經歷過法國人的入侵、日本人在1895年上到台灣島時，是從北邊進入的，而島嶼的東邊海洋，在台灣海洋殖民的移入史是一片空白。

我出生於島的西方，台灣的第一座城市台南府城，位居中西區，是台灣最早開始的外來移入之地，如今，自島的西方望出，隔著台灣海峽，遙遙對望著中國，一個與台灣難解難分的一塊大陸。

因此我想像，想像我自島的東方望出，望向一片太平洋，島的其他三邊，都是移入之地，試著想像島的東方，作為一個移出的可能，因此踏上旅程，而這旅程也才讓我認識到了接近海洋的困難。

---



### 從捕鯨到賞鯨

早期台灣資源匱乏，捕魚人將海豚稱為海底仔，海裡面的豬，肉類的價格高昂，當時鯨豚的捕撈是蛋白質的來源之一，鯨魚跟海豚主要的差異來自他們的覓食方法的不同，海豚是嘴裡長著牙齒，他們會在海中獵捕其他生物，因此會獵捕海豹、大白鯊甚至是偶傳會襲擊人的殺人鯨，在分類上其實是海豚，而鯨的嘴中，是一絲一絲的鬚，當要補食，會張起巨大的嘴巴，海水進入到原先空心的巨大鯨身內，再透過嘴中，密密麻麻的鬚濾出小蝦、小魚、海中最細密營養吸入身內，一直到死亡那天，鯨魚的死亡有個很美的名字，名為鯨落，他的巨大身體，是海底諸多生物的生死循環之地，原先唱著歌的巨大身軀終於沈默，沉入寂靜的海底，終於因為他的死亡，而帶來更多生的喧囂。

90年代，全球做了保育鯨豚的決策，為了避免成為國際孤兒的台灣，只能努力做個得人疼的乖寶寶，不久就禁止了獵捕鯨豚，轉而發展鯨豚的觀光產業，再透過觀賞鯨豚，來宣導環保，台灣因為洋流的緣故，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鯨豚都在台灣有過目擊紀錄，因此賞鯨成為了全台各地觀光化的當今，成為了具有潛力的發展之處

照片裡面是飛炫海豚，是台灣常見的海豚之一，他們在乘著浪，來減低移動所需要的消耗，當賞鯨船開過時，這些海豚會順著船所引起的浪來衝浪，對於他們而言這如同一場遊戲。

鯨豚是透過聲音來辨別方向的，賞鯨的集合地是海洋深層水公司，我不禁想，從海底抽取深層水的過程，在她們耳裡聽起來是會是什麼樣的聲音

---



### 海洋，一個虛構之地

小時候家裡有本書是，海中帝王鯨魚的生與死，裡面有幾張地理大發現時，描繪鯨魚的繪畫，古怪的皮膚、牙齒、眼睛，在沒有攝影機的時代中，人的所看到的影像，會隨著經驗的當下、文化背景而有所不同，陸地上的人，透過隨著艦隊航行的畫家、水手、說書人的描繪，來認識那片他們從未踏上，佔了全球百分之七十的海洋，來自海上的故事轉了好幾手，海洋成為了詩人、愛人的投射海盜、冒險家、投機份子、放蕩者得以為所欲為之處。

而如今攝影技術的發明，漂浮在外太空的衛星，當地球的照片被拍下後，擺在人類書桌前得地球儀也就象徵了地球終於不再成為我們所居住之處，而成為了我們凝視的對象，一但成為了凝視的對象，就可以開始分析、控制、研究、理解，我們成了希臘神話中的阿特拉斯，他被眾神懲罰扛起地球的責任，我們也背負了地球的責任，以防他被危機毀滅，只不過我們就是造成地球毀滅的危機。

賞鯨船停留在花蓮港，花蓮港的對面分別有亞洲水泥公司，中國鋼鐵公司、花蓮垃圾掩埋場。

花蓮盛產蛇紋岩，蛇紋岩可以降低煉鋼時所需要的溫度，因此中鋼的工廠，建立在花蓮港，用從花蓮的山開採出的蛇紋岩煉鋼，煉了超出本土內需的鋼後，外銷到國外，賺了一筆一筆的外匯，公司的股票隨著掠奪的量而上漲。

工廠外畫著一隻不知道是什麼的鯨魚，大概是一隻殺人鯨吧，在攝影技術橫行的當今，全世界有著各種角度關於這隻黑白動物的照片，壁畫上的這隻，來自於經過好幾手訊息後轉換而成的，如他眼睛部位的失誤，在白中的那點黑，是畫家認為的眼睛，事實上他的眼睛在黑皮膚當中，而到如今，我們依舊是在自以為是中，認識海洋的。

---



### 路上的消波塊

在掩埋場的附近有一塊塊被標上標記的消波塊，我查不出這些消波塊來自哪裡，但我在資料上知道，消波塊所使用的泥沙，大部分來自於附近的土地，亞洲水泥公司就在附近，亞洲水泥公司，在齊柏林所拍攝的看見台灣播出後，在勇士山的盜採行為，大公司們遊走在法律的邊界，將公共財轉變成了私有財，這些天然的資源任由企業財團使用，再轉成他們自認高人一等的資本，看著這一切，想著這一切，不自覺想到普魯東所提的，私有財是一種掠奪。

這些消波塊佔據了台灣幾乎所有的海岸線，透過人造地形，抵禦著工業革命後的氣候變遷，然後再帶來更大的變遷，在一個一個比我要來的高大的消波塊面前，我感到深深的無力，在浪漫時期有個詞彙是sublim這字被翻譯成崇高，只當人面對大遼闊的自然時，震懾於創造出這一切的偉大，偉大背後，有一股力量在運行，這股力量可以被理解成造物主、道、上帝，一種高於人丁、形而上的存在，一個我做為人，所無法觸及到的力量，我震懾於這力量，並且臣服，因為臣服，眼淚不自覺就流了下來。

但面對著這些人造物，遠方的高樓、眼前的消波塊，海中堆起的消波塊山，他們都是跟你我相同的人所造，一個一個人，集死去的人、活著的人之力所造。

事物的存在不再是形而上的，而是有跡可循的系譜，金錢、慾望、權力，是推動著這一切的力量，將山挖空，將填平，在廣大的平原中，照理應當是一望無際的視野，可蓋起的一棟棟高樓，使我們如身處在同樣的迷宮中。

---



### 捕鰻人

鰻寮是捕鰻人在鰻魚季所搭起的臨時建物，建物本身用簡單的木頭、鐵絲、做出了架構、再蓋上帆布、或釘上木板，一個手作感十足的建物就被蓋起來了，這些建物的材料像是來自別人不要的垃圾，透過捕鰻人的想像力，透過堆疊、黏貼、網綁、鑲嵌、嵌釘等方式作成，在捕鰻期間，收穫良好的話，一天將能有上萬的利潤，這些鰻苗主要的買家大多來自日本，這些鰻魚無法自行培育，因此只能捕撈他們的幼仔將其養育長大，如在草蝦還難以培育之時，一隻帶卵的母蝦能賣出上萬。這些鰻苗來自地球最深的馬德里亞海溝游上，他的深度，比地表最高的株穆朗瑪峰要來的更加的巨大，這些細小如絲的鰻苗在經歷了海中的掠食者以及路途曲折遙遠的旅程後，順著潮汐來此，捕鰻人也稱這些為海中黑金，他們的旅行餵養了海中的許多生命，包含了陸地上的捕鰻人家庭。

陸地的形象總是穩固沈穩的，可是這片花蓮溪的出海口，砂石與礫石交雜，隨著水流的來去，這酷土地天天變化著，如同戰亂區的國界，鮮血只為換取肯定的邊界，劃分的邊界是由人來訂，可是這一切的變化卻是自然的，沒有任何的規定，而是他本就是如此，可如今只要在溪上，做了一件工程，例如水壩例如工廠例如發電廠，這一切的地景將全部改變。

如果那天來到，那些鰻魚以及以其維生的捕鰻人又該何去何從。

我想到麥田捕手中，男主角霍頓逢人就問，當冬天來到，中央公園湖水結冰時，湖中的鴨子都去哪了，所有人都覺得他煩死了，根本瘋了。

但如今，全球化的現在，所有事物相互關聯牽一髮而動全身，所有的決定，都會帶來接續得改變。



### 耶穌光下的垃圾

在宗教繪畫中，裡頭聖潔的角色頭上會有一道光，光芒自上沐浴而下，灑滿光的身軀，為無光之人在黑暗中，帶來救贖、帶來希望。

歷史的發展中也曾出現了數次光，每次的光指向的都是未來，一個希望，例如復興、啟蒙、自動化，可如今，生產成本越來越少、生產速度越來越快，生產數量越來越多，不可逆事物被大量創造，例如塑膠，在gillo的一部名為塑料之島的紀錄片上看到，一個從小在垃圾堆長大的人，他們是由垃圾餵養長大，其父母任職的公司在做的就是處理全世界的垃圾，小孩從小就在塑料堆成的山中玩耍、成長，這會否就是我們的未來

這張照片是在花蓮掩埋場拍下的，垃圾掩埋場處理垃圾的方式是在垃圾上覆蓋一層土，土壤分解垃圾中可被分解之物，植物在這片垃圾土壤上生長，慢慢的一個小丘就出現了，如果不特別觀察，不會知道這片植物生長於垃圾之上，沙土都被用來填海抵抗海洋的侵襲了，也許在未來我們腳下踩著就是垃圾，例如日本的羽田機場就是用垃圾填出來的。

因為有光，所以才能夠看見，從上而下的光如同舞台上的聚光燈，打在主要角色的身上，這個角色將帶領走出黑暗混沌的時刻，而如今，這一片被耶穌光所選擇的垃圾山，城市所創造出來的，自然的生態系彼此環環相扣，所有的遺留物，屍體、糞便、足印，都成為另一個物種的起源之地，城市創造出下水道、垃圾場，從這而生的是蟑螂、老鼠，被人類所厭惡的物種，卻是人最後生產的終點，想到此，油然而生的是絕望的情緒。

---



### 海洋垃圾

八掌溪的垃圾瓶，海洋垃圾因為洋流的原因，如果出海口上游有工廠，將垃圾丟置海中，一個颱風過後，全部都不見了，這對於關注環境議題的NGO而言這成了資料上收集的困難，但對於工廠人而言，眼不見為淨，他們認為，海洋終將消化人所製造出的一切垃圾，這些垃圾形成了順著太平洋洋流漂移的垃圾洋流，垃圾洋流的大小是台灣的數倍大，在剛開始知道有這垃圾袋存在時，在想像裡頭，他是由垃圾組成的垃圾島，但他其實更像是一晚濃稠的垃圾濃湯。

八掌溪的上游蓋了一間塑料工廠，經過長期的蹲點調查，才發現才發現他們非法將垃圾排放於河中的證據。

對於一個藝術家而言，到底我們能做些什麼？黑潮的義工提到了公民科學家，在作為一個職業，一個自我認同前，到了一定年紀後，我們得以成為公民，公民有義務也有權利參與公共事物，擺脫了科學的象牙塔，公民科學家，可以透過跟周遭環境做連結，來參與政治。

那作為一個藝術家呢？我並非相關的產業，推動我去觀看這一切的，除了剛好有創作計畫外，還有好奇，我能否找到一種，屬於自身，連結物的手段或方法

---





這次的旅行中經驗了很多創作以外的事物，甚至那些以外的事物比起創作的主題來的更加精彩跟有機，但既然這是個創作計畫，那就將篇幅集中在關於海上面

作為一個一般人，在沒有人的帶領下，想要接觸海洋，最容易的方式，就是透過觀光產業，透過已經安排好的行程，來進行海上活動，這趟旅程原先想上漁船，但要上漁船就要有漁船證，每天網路上都會有一定數量的名額，讓人可以透過線上報名考取漁船證，可惜每次一開放就被搶完了，而且還要有魚船作為擔保，只能捨棄了這個選項。

另一個如果想參與某一個議題，那就去尋找有沒有相關議題的基金會，我寫信給黑潮，希望能參加他們在做的事情。

在這張照片是參與了黑潮的淨灘活動，透過將空間分割，並且在分出的五個長方形的空間內進行垃圾數量的數量調查，這對我而言是極為新鮮的一個經驗，作為一個公民，如何產生一個立場或觀點，藝術要求我們創造出一個新的觀點，一個看待世界的新的方法，但在教室內，生產出來的依舊是在藝術系譜下的延續，如何讓自己的藝術有不一樣的可能，我所能做的也許是只能透過行動，及觀察

針對這一次的海洋思考之旅透過攝影的方式來做整理，並做了一本攝影集。

將海洋作為一個凝視及思考的對象物作為起點，一個我並不熟悉的一個存在

---

---

### 計畫延續

在這次的旅途中，對於海洋中的鯨豚與海洋噪音之間的關係產生興趣，全世界三分之一的鯨豚，都曾在台灣海域募集到，鯨豚辨別方向的方式是透過聲音在海洋中的傳遞，不同的鯨魚家族也會有不同的歌唱方式，因此海洋中並非安靜無聲，而是充斥著各式各樣的聲音，透過聲音，也形成了特殊的生態景觀，但海洋噪音的干擾，會導致海洋中的生物改變其行為，作為一個以視覺為主的人類，是難以想像海洋中的生物們是如何感知的，因為不了解，所以就更加的若無其事地去做政策上的安排，例如沿海的風力發電、海洋工程的噪音，在這趟旅程中，我向黑潮，取得了在前幾年他們所做的海洋錄音紀錄。

我想透過這些聲音來認識我所凝視的這面海洋。

在演化樹當中，演化的進程是慢慢脫離海的過程，而鯨魚則是上了岸的哺乳類又退回到海洋當中

---